



路 远

在马贩子的宿营地



在马贩子的宿营地

路 远



作家出版社

AA445/08

在马贩子的宿营地

作者：路 远

责任编辑：杨德华

责任校对：罗静文

装帧设计：王效宓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5 插页：6

字数：141千

版次：198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63-X/I·62

统一书号：10248·0239

印数：0001—3,600册

定价：1.6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 作家出版社



路 远 像

刘巨德 作

小 传

路远，原名杜远或杜源，因早年写东西时尚年幼，爱用个笔名，便从屈原诗中觅得“路远”二字，并产生过当诗人的梦想。

一九五七年四月生于内蒙古察哈尔草原一个贫瘠的小镇，后迁往锡林浩特，一住便近三十载。刚一记事，便懂得了什么叫饥饿，曾为一把碎窝头渣子垂涎三尺。小学未毕业，赶上了“文革”，于是稀里糊涂进了文艺宣传队，跳过芭蕾舞，演过样板戏。十六岁进工厂，摸过几年焊枪，又当过几年“油耗子”(汽车修理工)。一九八二年时来运转，在电大苦熬了三年，现在居然混到锡林郭勒盟唯一的一所大专院校为人师表，不胜惭愧！

一九七四年开始写诗，一九七八年改写小说，一九八四年才将作品发出。然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上了文学这条“贼船”，就想下也难了。

序

曾 镇 南

记得是在一九八六年初，《文艺报》约我和另外几位评论家座谈一下对一九八五年文学创作的看法。为了准备发言，我着重补看了一些因平时留意较少而漏过的短篇小说。在浏览中，路远的几个短篇小说《祭火》、《猎火》、《在马贩子的宿营地》引起了我的兴致。我当时觉得，这位作者的笔调虽然还有些生硬，语言也带着过于浓厚的美文学倾向和抒情色彩，但他似乎不太受一时风靡文坛的种种创作宣言和批评新说的影响，既不慕原始洪荒，也不追现代时髦，既不“寻根”“反寻根”地闹嚷，也不“文化”“半文化”地穷搅，而是专心致志地编织他那些颇具浪漫色彩的悲欢离合、爱爱仇仇的人生故事，酣畅淋漓地倾诉他对大草原、对蒙族人民深挚的感情。他的小说，富于浓烈的现实人生气息和社会伦理热情，巧于以布局和设色强化人物命运的跌宕感，反

而具备当时那种日渐增多的圆熟苍涩之作所缺乏的沛然而莫能御的气势。这大概是《小说选刊》、《新华文摘》连续转载他的小说的原因吧？

后来，我为路远的代表作《在马贩子的宿营地》写了一篇短评。也许是潜意识中有点想给作者那种过于浪漫和抒情的笔调泼点凉水吧，那短评写得不是很热情。文章发表后，颇有人以为评得太苛刻，我也有些不安。没想到，过了不久就收到路远的一封信。信中对那短评的直率毫不见怪，还恳切地讲了一些谦抑的话。这使我很感动。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利以直率来迁就片面，但作家对于批评家的未必恰当的批评意见采取这种宽容的态度，无疑减轻了批评家的思想压力，有助于批评家的思想解放，精神舒展。所以我不但感动，而且在心里暗暗对素未谋面的路远有些感激。

正因为有上述一段文字因缘，所以，当路远请我为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作序时，我便愉快地应承了。在集中地看了他更多的作品之后，我对这位草原歌手的了解，似乎更深一点了。

路远的小说，有一个宏阔的，色彩绚丽、气候多变的地理背景，即内蒙古草原；有一个稳定的，历史悠久、风情独特的民族背景，即剽悍勇猛、勤劳善良的蒙族人民的的生活。他把发生在内蒙古草原深处的蒙族人民生活中的巨波与微澜，推衍成一个个扣人心弦的人生故事，唱出了一曲曲或激越、或

深沉、或悲壮、或悱恻的草原牧歌。

在路远的草原人生故事和草原牧歌中，可以说贯穿着一个爱的主旋律。这是一种广阔而诚挚的爱：不仅仅是对异性纯洁的爱情，而且是对大草原、对大自然、对蒙族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爱；不仅仅是爱家庭成员的亲情，而且也是劳动人民之间亲密、和睦相处的一种伦理准则。路远虽然以饱蘸着浓厚的主观感情的笔去表现这一爱的主题，但他并没有使这一主题抽象化、理念化，而是在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草原生活的具体形态中去探寻、去发现、去讴歌这种庄严的爱。路远的伦理热情和他拥抱草原生活的热情是燃烧在一起的。所以，在他的灵魂的手指弹拨下，生活的琴弦上飞扬而出的爱的乐章并不单调，而是一种音色繁富、调式灵活的变奏曲。

这里有纯洁而深沉、忧伤的安魂曲，献给那些为了对草原母亲的爱而不惜奉献生命的崇高的灵魂。这是草野间的纯朴的灵魂。《荒野的精灵》中为了保护珍贵的白驼群而饮弹牺牲的小玛莫和乔，《褐色的黄昏》中为了扑救林火而烧焦的吉姆森和为驱逐盗林木者而受重伤的杜鲁玛老人，都是这样的灵魂。他们在死亡面前那样无畏、尊严，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爱：对生命对未来的爱。两篇小说都出现了弱小而可爱的小动物的形象：白驼羔和小孢子阿黛。在少女玛莫和白驼羔，老人杜鲁玛和孢子的关系中，

非常纯朴地凝结着人类对幼者、对未来的爱。正是这种爱使这些草野间的灵魂升华了。而那些被私利榨干了爱的汁水的猎驼者和盗林者，相形之下是那样干瘪、丑恶。

《草山上有顶白帐篷》中的采蘑女阿丽娜，也是一个为爱而献身的崇高的灵魂。不过她的爱含有更积极的生活内容：她是为了把迷途的、自暴自弃的两个年轻人引回奋发有为的人生之路而死的。这爱的安魂曲中，也就含有对新生活的礼赞和期望。

《牧歌》和《荒原，延期的婚礼》，这两个中篇小说，却是宛曲有致的爱情的奏鸣曲。《牧歌》中的草原兽医塔拉图放弃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在草原的深处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他虽然深深地爱着少女珠拉，但珠拉却艳羡城市生活而与俗气的若希同居了。对草原的爱、对科学事业的爱，使塔拉图战胜了失去爱情的痛苦，并且还收养了珠拉和若希的孩子沙娜，一个人孤独而坚强地走着人生的长途。塔拉图的生命虽然被草原风暴吞没了。但他那被爱廓大了的胸襟，被爱高扬起来的灵魂，却会永远被草原人民记诵。在塔拉图的人生故事和爱情悲剧中，作家主观上想突出的是无私与利己、朴素与浮华、奉献与掠取这一类道德、伦理领域中的矛盾，但客观上却已经触及到城市文明与草原蛮荒的冲突。珠拉的错误选择固然应该归咎于她的浅薄，但她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和对草原生活落后面的厌倦，却不能

不说是草原牧民的儿女们心理变化的一个消息。这个悲剧性的女性的复杂的内心世界，有点被简单化了。作者处理这个人物，看来还没有达到知其心、得其情的境界。这一个主题层面倘能开掘出来，小说的意蕴也许会更丰饶吧？可惜作家似乎还没有顾及。

同样是描写爱情上的悲欢聚散的《荒原，延期的婚礼》，在主题的开掘上就显得深广多了。女主人公诺尔吉玛的芳心，原来是属于剽悍的玛西巴图的，但她后来却爱上了文弱的阿迪达。这种爱情选择上的戏剧性变化，非常深刻地把草原生活变迁的方向指出来了。传统的、封闭的草原生活必然要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的生活发展。阿迪达作为新型牧民子弟的魅力，在于他的智慧、灵活性和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他凭借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财力，不费举手之劳，就做到了玛西巴图流浪荒野整整三年才做到的事——驯服烈马扎格勒。在博取少女的欢心上，剽悍的膂力已经比不过灵妙的智力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牧歌》中被轻轻放过的城市文明与草原蛮荒的矛盾，在此篇中以新的积极的意义，鲜明地显示出来了。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玛西巴图噙泪把诺尔吉玛扶上了阿迪达迎亲的马鞍上。这是痛苦的喜剧。草原人民要告别上辈人传下来的千年如斯的生活方式，大约是要经历很多幕类似这样的痛苦的喜剧的。

039720

路远小说中的爱的主旋律，一旦和草原人民在历史动荡中的心理巨变结合起来，就奏出了非常有力度的、扣人心弦的心灵交响曲。《在马贩子的宿营地》和《热风暴》，就是这种心灵交响曲中激越的乐章。这两篇小说的历史深度和心理深度是相配称的，它们都触及一个严肃的主题——怎样融化历史的严寒期中结下的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冰块。《在马贩子的宿营地》中的黑塔布是有充分的权力向滥用封建性特权的敖斯尔一家报复的。但在施报的瞬间，他终于发现了敖斯尔一家的自赎，于是把狭隘的恨意，消融在开阔的对未来的眺望里。黑塔布的心理转折描写得非常有力，这是从传统牧民向现代人的跃进。表面上看，这里好象存在着一种传统的恕道和仁者之心；实质上看，这是由于生活视野的开阔而导致睚眦必报的小农心理的崩溃。在黑塔布的个人动机背后，是有一种强大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起作用的。

《热风暴》中的玛格斯尔扎布，由于五匹白马被占而与巴拉丹桑宝一家结下了仇怨，他自己为了报复而沦为盗马贼。当他伙同松布热凭借热风暴盗走了白马群的时候，惨痛的悲剧发生了。一心想把白马群归还玛格斯尔扎布的叶西尼玛和他的恋人，双双为这种狭隘的复仇方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悲剧的酿造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淫邪的松布热，但悲剧的真正根源却是狭隘的复仇意识。

从路远的小说中爱的主旋律在行进中的种种变奏来看，路远是努力着要在对蒙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复杂因素的把握中去开掘他的伦理主题的，他确实描绘出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草原生活的画面。但是，路远有时也不免有点耽于他主观伦理热情的抒写，而忽略了对人民生活中各种现实关系、各种心理类型的冷静刻画，忽略了全力去抓住那些对于生活的发展更具有重要性的东西。例如，在他的小说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和城市文明、科学文化有较多联系、能够对传统的民族生活方式中的落后面作批判性审视的新型的草原儿女的形象，如《荒野的精灵》中的乔拉布吉，《热风暴》中的叶西尼玛，《荒原，延期的婚礼》中的阿迪达，《牧歌》中的塔拉图等等。但这些代表着新的经济关系、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观念形态的人物，在小说中显得太受作家预定的伦理主题的制约了。他们大都是一副善而弱的样子，命运的结局也很悲惨。（阿迪达是例外，他与诺尔吉玛的婚礼终于能顺利举行，不也有赖于玛西巴图的顿悟吗？）他们性格中的生气勃勃的、甚至带点恶的一面，路远似乎尚不敢问津。他其实是感觉到这一面的。马贩子黑塔布的形象中，不就有这一面吗？可惜这也只是一个良心发现、自破心笼的典型。所以我觉得，路远在向历史和现实提取新的东西的时候，路子不妨野一点，笔法可以更泼辣一点。

路远从蒙族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中汲取诗情画意，他的小说和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个为人生的作家。但这不等于说他的小说中具备现实主义的艺术风貌。如果以我们熟惯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规范来看路远的小说，也许会不满于他的偏于主观宣泄、频用死亡悬念、醉心爱情传奇等等的作风，再加上对他语言的某些拖沓、重复之处的不满，就很可能作出对路远不公正的评价。其实，路远的小说，应该归入浪漫主义一派。他大概是比较欣赏《塔拉斯·布尔巴》、《哈吉·穆拉特》、《高龙芭》一类浪漫主义小说的，看得出他受到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他的种种不象现实主义的作风，正是浪漫主义作家的看家本领。只不过路远对于浪漫主义小说的艺术宫殿，还处于“既升堂矣，尚未入室”的阶段，还需要往圆熟、隽妙之途进发而已。人们是可以对他有所期待的。

我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屈原有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远，在艺术探索的长途中，让我们以此共勉吧！

1987.7.3.

目 录

序…………曾镇南 1

牧 歌 1

荒原，延期的婚礼 71

热风暴 134

在马贩子的宿营地 167

草山上有顶白帐篷 193

褐色的黄昏 218

荒野的精灵 238

牧 歌

七个简单的音符却能谱写出一首
动人的《牧歌奏鸣曲》。

——题记

C调——将要结束的引子

宇宙间还有什么能比乌珠穆沁草原的暴风雪更使人惊心动魄的呢？

没有，没有任何力量能与它相比！

当夜色以它博大的魔力，把广袤的、坦荡的大草原彻底吞噬之后，隐藏在铅块一样沉重的乌云后面的那个神秘的总指挥举起了指挥棒，低沉的定音鼓响了起来，那是从古老而遥远的地方滚来的闷雷，是呼啸的、嚎叫的狂风。雄浑激昂的交响乐开始了：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落了下来，互相碰撞，互相撕扯，盲目地向一个方向冲去，又忽然旋转回来。

天是灰白色，地是惨白色，茫茫的空间象是一个疯狂的白色精灵在迷乱地狂舞。

没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暴露于荒野，这似乎激怒了暴风雪，它更加猖獗地咆哮起来。

将近午夜时分，暴风雪疲倦了，紧一阵慢一阵地呻吟着。

突然它惊愕了，不相信地屏住了呼吸——
一个人出现了！

的确是一个人，一个体格魁梧、身穿皮得勒的汉子，骑着一匹黑马，象个黑色的精灵在惨白的雪原上艰难地行进着。

夜色中很难说清这个人的长相和穿戴。从白雪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他背着一个沉重的红十字药箱。他是大夫，也许是兽医。紧急出诊，这是显而易见的。

暴风雪的停顿只是片刻。它很快兴奋起来，开始向那个人施展淫威，把刺骨的风和冰冷的雪一起灌进他的脖子里和喘息的口中。

那人却不去理会暴风雪的挑衅，自信地打着马奋力行进。尽管每走一步都那么困难，那么费力，但他毕竟在走着。

暴风雪是个暴君，无法容忍任何不恭和反抗。它用可怕的巨手在天地间搅动着，撕扯着。远方的查干乌拉山在天幕上画出的抛物线不见了，阴惨惨的天空消失了，一步以外，看不到任何东西。

那人没有料到暴风雪会这样残暴。他已经辨不清东西南北了。完全懵了头的黑马驮着他在风雪里